

# 觀想自身如墳場

頭陀僧如何對治恐懼——墓地驚魂

卡瑪拉·提雅瓦妮琦 著

法園編譯群 譯

當雲遊僧在傍晚時分到達村落時，村民通常會引領他到墳場或住有惡靈的森林之中。已受持頭陀支多年的僧侶，能漸漸地淨化自己的心，以堅定的勇氣取代內在的恐懼，進而觀想自己的身體與死亡，直到對「死」有全然的了知為止。

這十位雲遊僧持守另一項重要的頭陀支——在墳場停留。過去的墳場與今日的不同，一位頭陀僧如此形容：

未掩埋的或早已腐爛的屍體暴露在各處，就像木頭一樣到處散置，當你親眼目睹這樣的情形時，就是最有力的證據。

在這十位僧侶之中，只有阿姜查與阿姜李詳述了他們在叢林墳場的經驗。不過，所有的僧



侶都提及曾遇到鬼或當地的神靈。其實，對於自小生活於確信鬼靈存在村落的僧侶而言，這樣的遭遇並不足為奇。

當雲遊僧在傍晚時分到達村落時，村民通常會引領他到墳場，或他們認為住有惡靈的森林之中。村民並不一定會告知僧侶被帶往何處，他們自行決定僧侶的去處，不會徵詢其意見。雖然並非所有的頭陀僧都會選擇待在墳場，但一般而言，他們通常會順著村民的意思。事實上，有經驗的僧侶多半會尋找這種大多數人不喜歡去的地方，以便禪修時不受打擾。而那些怕鬼的修行人，面對這種經驗時，也會有所轉變，一如下面所描述的例子。

## 「救命啊！有鬼！」

阿姜曼提到一位未具名的弟子在雲遊途中，約黃昏時來到一處村落。因為對當地不熟悉，便詢問村民是否有合適的棲身住所，這位村民便帶著他到森林裡去，但並沒有告訴他那兒有一座墳場。第一天，他很安穩地休息了一晚。隔天，他看見村民們背著一具屍體經過，就在他放置傘帳的幾公尺遠處火葬，火化的過程就在他眼前進行。村民離開後，夜晚接著來臨，他深深地被恐懼折磨著，不論是念誦或作死觀都無效，當他閉起眼睛打坐時，只看到一整排的鬼魂朝他而來！就這樣過了數小時，他提醒自己既然是頭陀僧，就不應恐懼，而能面對死亡、鬼魂與

其他種種的危險。他並告訴自己，若屈服在恐懼之下，無疑是丟了頭陀傳統的臉。於是，為了與恐懼對抗，他慢慢走近那具被火焚燒的屍體。

他穿上袈裟，開始走向火葬的柴堆，但是在往前走了幾步之後，他的腳就已經僵直不動了，雙腳就好像被釘牢在地上，心臟猛烈地蹦蹦亂跳，汗水直流的他彷彿是站在正午的大太陽下。他以僅存的微弱意志力把自己拖向那堆柴火。「不管會發生什麼事，就讓它發生吧！」他這麼告訴自己。

他強迫自己去看那具部分已被燒盡的屍體。當他看到屍體因長時間燃燒後，而暴露在外面的白色頭蓋骨時，幾乎要昏了過去。但為了戰勝恐懼，他讓自己在屍體前幾呎近的地方坐下，並以它作為禪觀的對象。他強迫自己反覆唸著：「我最後也會像這具屍體一樣死去，我為什麼要害怕呢？我遲早都會死的，我在害怕什麼呢？」

就在他一面專注地念誦，一面也繼續與怕鬼的恐懼掙扎時，他聽到身後有奇怪的聲音，好像有人慢慢地向他靠近。那腳步聲停了一會兒，之後又出現。有人正準備從身後攻擊他，或者說，聽起來似乎是如此。恐懼戰勝了他，他的呼吸愈來愈急促，幾乎要跳起來跑開大叫：「救命啊！有鬼！」此時，他聽見一個聲音，像是在咀嚼什麼脆脆的東西。他克制住恐懼並睜開眼睛，在黑暗中，他看見一隻村裡的狗，正嗅著村人祭拜鬼魂後留下的祭品。「原來一直都



是你在嚇我！」他想著想著，還是自憐了起來，雖然他決定要去面對這一切，但是到頭來，他覺得自己真是個懦夫。對此，為阿姜曼立傳的作者這樣寫道：

如果這個僧侶不能善用「收攝法」(the dhamma of self-control) 來檢視自己的恐懼，那麼恐懼就可能把他逼瘋了。

有了這樣的經驗，從此以後，阿姜曼的這位弟子將老師的指導牢記在心，他決定要去面對自己最害怕的一切。

## 「噢！真的是它！」

一位雲遊多年的僧侶可能不會在墳場待上一夜，阿姜查的例子告訴我們，一位僧侶無論在心理上有多充裕的準備，首次在墳場的經驗通常都極其震撼。一九四七年底，阿姜查在那空拍儂省那凱(Na Kae)縣，當他到達克隆(Khlong)森林寺時，發現那兒的禪修老師依循頭陀行的傳統住在墳場修行。如果他想要待在寺裡，就必須照著做，事實上，他從未在墳場過夜。當時已二十九歲的他，強迫自己去嘗試，他說服一位白衣一起到墳場。

如果我被自己說服的話，是絕不可能去的。於是我帶了一位白衣就這麼去了……，沒有任

何文字可以形容我到那裡時的感受。那位白衣要在我旁邊搭傘帳，但我拒絕了：

：，我叫他離遠一點，否則我會依賴他的協助……，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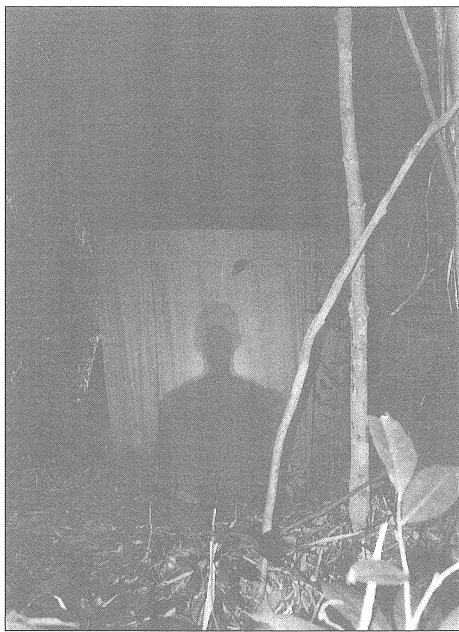
著天色愈來愈暗，我的考驗也來了。他們抬著一具屍體

到墳場來，真是不幸啊！我

嚇得連腳與地面的接觸都感覺不到，迫切想趕快離開那

兒。他們希望我作一些葬禮的誦念，但我無法參與，於是就走開了。過了幾分鐘，等他們離開後，我又再走回去，發現他們將屍體埋在我的傘帳旁，並將抬屍體用的竹子做成床好讓我睡。(1)

阿姜查雖然害怕，但仍要那位白衣把傘帳搭在離他約四十公尺遠的地方。他想，如果再近一點的話，便會讓自己感到很安全。阿姜查回憶說：



◎如果僧侶不能善用「收攝法」來檢視自己的恐懼，那麼恐懼就可能把他逼瘋了。(圖片提供：法耘出版社)



天色愈來愈暗，我便進到傘帳裡，這使我覺得好像有七重牆圍繞在身邊一樣，看到那忠實可靠的鉢在身旁，就像看到老朋友似的，有時連一個鉢都可以成爲朋友呢！它的存在讓我感到安慰，畢竟我還有個鉢作伴呢！

阿姜查在墳場的第一晚安然度過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將剛生起的恐懼控制住。稍後的下午，村民抬來了另一具屍體，這次是具成人的屍體，他們把屍體埋在離他約二十公尺遠、傘帳的前方。同樣地，阿姜查這次也沒有爲亡者作任何佛事。他等了又等，直到他們離開，才強迫自己去瞧一瞧那具屍體。

燃燒的屍體迸竄出紅色、綠色的火焰，微微地劈哩啪啦作響。我想在屍體前經行，可是我辦不到，最後，我鑽進傘帳裡。屍體焚燒的惡臭整夜瀰漫在空氣中……，當火光微微地閃爍時，我轉身背對著火……，我忘了「睡覺」這件事，而且根本無法去想它，我嚇得兩眼發直。沒有人能幫助我，就只有我自己一個人，我必須靠自己才行。我不知道那裡可以去，在這麼漆黑的深夜裡，自己又能逃到那裡去？

成長於這樣的文化背景中，頭陀僧深信這個世界居住著人，也同時居住著鬼，即便是生活在那些相當偏遠的地方，僧侶們知道鬼魂遲早會來拜訪他們，這樣的情形就發生在阿姜查身上。當他轉過身背對火時，他聽見有東西或人正接近他的傘帳！

我不知道那是什麼？只知道從我背後火堆那裡傳來一陣曳足而行的聲音。是棺材垮下來了嗎？還是狗在咬屍體呢？都不像，聽起來像是一頭水牛穩穩地走動……，然後，它開始朝我走來，就好像人一樣！

它走近我的背後，腳步沉重地像頭水牛，卻又不是……就在它繞到我的前面時，樹葉在它腳下沙沙作響……，但它並沒有走到我面前來，而是在我前面繞了一圈之後，朝著那位白衣的方向離開。然後，一切都安靜了下來……

之後，大約過了一個半小時，那腳步開始又從白衣的方向走回來，就像是人一樣！這次它直衝向我，好像要將我輾過去一樣！我閉上眼睛，不願睜開。(2)

阿姜查並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，然而，它的恐怖與阿姜查相信鬼魂存在的生活背景，致使他猜想許多可能的情形，在他生命中從未有如此恐懼的經驗：

它愈走愈近，直到完全停在我面前，然後一動也不動。我感覺到一雙燒焦的手來回地在我緊閉的雙眼前揮動！「噢！真的是它！」這時所有的一切都被我拋在腦後，佛、法、僧全都忘了，腦袋裡一片空白，內心中滿是恐懼，我的念頭除了恐懼外，沒有其他，從出生以來，我不曾經驗過如此的恐懼。「佛」與「法」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有一股恐懼感漲滿整個胸口，就好像是一張繃緊的鼓皮一般。



阿姜查試著重拾專注。於是，他開始向內觀照恐懼的所在。

我整個人彷彿騰空而坐，一心專注在當下。恐懼大到淹沒了我，就像一只溢滿水的瓶子，假如將水裝滿瓶子後，再倒入一些水，水便會從瓶子溢出來。我內心的恐懼也是如此，它已向上聚集到了頂點，然後開始溢出來。

「我究竟在害怕什麼呢？」我內在的聲音問道。

「我害怕死亡！」另一個聲音回答。

「既然這樣，那麼這個『死』在那裡？這所有的恐懼又是爲了什麼？看清『死亡』的所在，『死亡』到底在那裡？」

「怕什麼呢！！死亡就在我裡面！」

「如果死亡就在你自己裡面，你又要逃到那裡去呢？逃走了，還是會死；留下來，也是會死。無論到那裡，它都跟著你，因爲它就在你裡面，你無處可逃。不管你害不害怕都一樣會死，根本無處可逃。」

如此地思惟恐懼以後，阿姜查漸漸能有效地對治它，並且領悟到：

當我如此想後，看法立即轉變。所有的恐懼就這麼消失了，簡直易如反掌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！巨大的恐懼竟消失了，無畏取代了恐懼，我的心愈升愈高，彷彿置身雲端。(3)



之後，天空便下起雨來，雨水隨著強風傾注而下，

但我現在卻一點也不怕死了，我也不怕樹枝可能斷裂，掉下來壓到我。我一點都不在意：  
：，動也不動地坐著。

等到雨停時，阿姜查的袈裟、傘帳全溼透了，就好像身處在曠野中。

阿姜查感到一陣「自憐」像浪潮般襲來，一種被遺棄的感覺油然而生。對年輕的頭陀僧而言，面對類似的情景，有這種感受是很常見的。他為自己感到難過：

我哭了！淚水從我的臉頰滑下。我哭著心想：「我為什麼要像個孤兒，像個被遺棄的孩子坐在大雨中，全身溼透，像個一無所有的流浪漢？……」我接著又想：「那些現在正安安稳穩地坐在家中的人，大概想不到會有一個出家人，這樣整夜坐在這裡被雨淋溼。這一切有何意義啊？」我就這樣想著、想著，開始為自己感到非常難過，淚水因此奪眶而出。

阿姜查必定陷入了沉思，因為他下一個念頭是：

反正這些眼淚也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乾脆就讓它們流乾算了！

他又繼續想著、坐著：



我坐著……坐著聆聽。在克服了自己的情緒後，我坐著觀照所有內在生起的各種東西，許多東西我能夠明白卻無法描述。……於是，我念著佛陀的教誨——智者自知 (Paccattam veditabbo viññhi)。……我忍受了這些痛苦，整夜坐在雨中……，但又有誰和我一起經歷這些呢？只有我知道它是什麼滋味。原本那麼強烈的恐懼，現在卻已消失無蹤。

到了清晨，阿姜查自禪坐中起座，了解到經歷如此恐懼的代價。當他早上醒來環顧四周時，不知何故，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是黃色的，而當他解尿時，發現尿中帶血。托鉢的時間一到，那位白衣跑來找阿姜查。「阿姜！阿姜！你昨晚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？它就從你那邊過來，真是嚇死我了！我還拿出小刀嚇它，後來它才走開。」儘管如此，阿姜查拒絕與他討論這件事，並且告訴他不要再說了。事實上，他不想再提這件事，以免嚇得這位白衣拔腿就跑。就阿姜查的例子來看，他並不像之前的那位僧侶的情況，發現「鬼」原來是一隻狗，他的同行者與他自己從未解開這個謎。

或許阿姜查看來是有點膽小，不敢走出傘帳一探究竟，看看到底來者是什麼或是誰，但或許他這麼做是對的。許多雲遊僧所學到的生存法則之一便是——不要去理會夜晚在森林中所聽到的奇怪聲音，靜靜地待在傘帳裡禪坐，保持安靜，這樣會比較安全。有些頭陀僧相信不管是誰（比丘、沙彌、白衣），若步出帳外查看的話，都會必死無疑。(4)

## 「這下慘了！」

阿姜李是唯一另一位詳述在森林墳場中遭遇嚴厲考驗的人。他對於墳場有一種本能的恐懼，在他出家以前從未踏進過墳場一步，就連親人過世，他也會想辦法避免靠近，他之所以離開村子出外雲遊的原因之一是，在村內他必須為亡者舉行儀式。雖然他現在是位雲遊僧了，可是村民還是認為他應該待在墳場裡的柴堆旁。

一九三二年，當阿姜李雲遊到北方時，他便必須面對自己對死亡的恐懼，那時他二十六歲，他遇到另一位頭陀僧阿姜裘（Choa），便與他同行。有一天，他們來到清邁省薩給山（Saket）的一座村落，受邀停留下來。有些村民為他們在一個滿佈墳墓與白骨的大墳場中，搭蓋了一座茅篷，這兩位僧侶在那茅篷裡住了幾天，直到有些村民邀請阿姜裘住到另一個地方為止。現在只剩下阿姜李一個人了——距離一個舊的火葬地點只有六公尺遠而已。

幾天後的某一天，天亮以前，一位村民手上帶著一束鮮花與香到我這裡，他說要帶一個人來當我的弟子陪伴我。我想：「至少我現在比較不孤單了。」這些天來，我一直感到非常害怕，甚至在打坐時，都會感覺全身麻痺。

那天早上，我用完餐，一大群村民抬著一具屍體來到墳場，屍體只簡單地用草蓆包裹，而



未放在棺材中。我一看到這種情形，就對自己說：「這下慘了！」如果我轉身離開，一定會在村民面前丟臉，但我也也不想留下來。我突然領悟到：這屍體大概就是我的「弟子」吧！大約下午四點左右，村民在阿姜李的茅篷附近舉行火葬。從他的住處可以看見屍體被熊熊的烈火燒著，此時，同樣的恐懼又在阿姜李的內心生起。

當屍體一被火點著，手與腳直豎豎地朝上翹起來，顏色黃得就像塗了一層鬱金根的粉末。到了傍晚，屍體已從腰部肢解分開——火光中仍是一團焦黑。

就在夜晚來臨之前，村民都已回家，只留下阿姜李一個人。他不像阿姜查向內觀照恐懼，而是以入定的方式，來避免自己被恐懼感擊潰。

我趕緊跑回自己那個用香蕉葉臨時搭蓋的茅篷裡打坐，不讓心跑出茅篷——甚至專注到耳朵聽不到任何聲響。我沒有聽到一丁點聲音，我的心仍然有些許的覺醒，那就是勇氣、恐懼等——但就是不自覺自己身在何處，我就這樣待到天亮。(5)

天一破曉，阿姜裘回來了，現在他有了同伴，阿姜李多了一些安全感。阿姜李有些好奇地想知道這位夥伴是否如外表所表現的一樣勇敢。

阿姜裘習慣與我一起坐在茅篷裡討論法義——一向都是他說我聽，然而，從他的音調中，我

可以知道他有時故作鎮定。有一次一位村民問他：「你怕死嗎？」阿姜裘沒有回答「會」或「不會」。他只回答道：「有什麼好害怕的？當一個人死時，什麼也沒有了，就如同你會毫不猶豫地吃死雞肉、死鴨肉、死牛、死水牛。」這就是他的至理名言，我心想：「多麼會炫耀自己啊！他不要讓其他人知道他害怕。那好，我們明天就看看他到底有多勇敢？」

第二天，一位村民邀請其中一位頭陀僧到家裡應供，於是阿姜李前往應供，只留下阿姜裘一人在茅篷裡。隔天，當阿姜李回去時，阿姜裘已經不知去向了。稍後當晚，他得知前一天深夜，有些村民抬了一具女孩的屍體到墳場埋葬，阿姜裘馬上收拾傘帳、鉢與袈裟，在半夜裡逃走了，這是阿姜李最後一次看到阿姜裘。

在墳場的經驗必定治好了阿姜李的恐懼，因為幾年之後，我們發現他在墳場住了三個月。一九三五年，阿姜李行經泰國東部的尖竹汶省（Chanthaburi）省會，到達後，他便安頓在省會南方的曠野中。接著，他去拜訪一位護法居士，這位居士替他找到一個安靜的地方——離鎮約八百公尺遠，一處村民常去的森林墳場，那裡有很多竹子與鐵鳥（Jack）樹，長滿了草，只有一處較為空曠的地方可讓村民舉行火葬。阿姜李與一位老比丘（與他一起從尖竹汶省來的僧侶），以及一位男孩，便待在這塊空地上。就在雨季即將來臨時，一些當地的村民請阿姜李留在墳場雨安居，他接受了他們的提議(6)。阿姜李克服了恐懼，對一個在家十九年當中都拒絕靠近墳場的



人而言，這是個很大的轉變。

## 十二具屍體圍繞著我！

阿姜撰則不同於阿姜季，似乎從未怕過死人。在他成為頭陀僧的第一年，他碰到一具死屍，那年他二十三歲，正好是一九四三年前往烏汶省的路上。正午時分他行經馬依（Ma-i）森林時，聞到一股強烈的臭味。他知道那不是動物死屍的味道，便四處看看，後來在壕溝裡發現一具屍體：「真是臭啊！在屍體旁有個錫桶、一把彎刀與「帕考瑪」布（pha khawma）<sup>[1]</sup>。」他想：

我碰到了難得的寶藏，應該好好利用它作為觀想的對象。

於是，他把頭陀裝備放在樹蔭下，並走回到屍體旁，站在那兒作禪觀。

這屍體在這兒至少也有五、六天之久了吧！整個身體腸穿肚爛，腸子裡爬滿了蛆，兀鷹、烏鴉必定爭著分食這具屍體。兩隻眼睛與嘴巴都爬滿了蟲，胸部與兩條腿也都是蟲，甚至爬滿了排泄器官與肛門。那種惡臭真的非常強烈！

他對著這具屍體作了幾個小時的禪觀，直到有兩個村民經過，他問他們是否能讓他在屍體旁禪修一整晚。村民覺得這樣並不妥當，他們告訴他：

如果你在這裡，而有警察經過的話，他們可能會懷疑你殺了他，你最好趕快離開！

於是，阿姜撰便繼續上路，傍晚時來到蓬南唐村（Phon Namthang，烏汶省安那茶隆縣（Amnat Charoen））。他把傘帳搭在墳場邊的樹下，然後就去沐浴。夜晚降臨時，他進到傘帳裡，讚佛、唱誦、禪修，並觀想早上所看到的屍體。當他的心平靜時，出現了一個景象：

有十二具屍體圍繞著我，我的身體與腳一動也不能動，每次我一移動，身體就會碰到屍體。於是我開始觀自己的身體，並明白自己的身體也會像那些屍體一樣分離肢解……，這過程是無法避免的。這個晚上，我的心平靜、安穩、清涼，那種喜悅無法言喻。

## 觀想自己的身體如墳場

有關僧侶們面對恐懼的記事，到底要傳遞什麼訊息給我們呢？

當一個僧侶遇見老虎或鬼時，他有二種面對的方式：第一種，如果他無法掌控恐懼，那麼，他的禪修必定就會退失了；也就是說，他可能被嚇得落荒而逃。第二種，如果他能讓心安住，就會得到智慧，並知道如何以正念來面對恐懼。第三種，他也許有了巨大的轉變，不再生起任何恐懼。這樣的情形會發生在許多已經受持頭陀支多年的僧侶身上，他們能漸漸地淨化自己的



心靈，進而以堅定的勇氣取代內在的恐懼，達到如阿姜曼所說的，可以安住在任何所到之處，也不會因恐懼而煩惱。

達到這樣的境界之後，僧侶就不須再待在墳場了，僧侶對屍體作禪觀，並得到透徹的了解，他開始轉而向內觀想自己的身體與死亡，直到對「死」有全然的了知為止。然後，誠如阿姜布瓦（Bua）所說：

外在的墳場會逐漸地不再那麼必要，因為我們的內心已經繫在這個核心上，所以不再需要依賴外在任何東西。我們要觀想自己的身體，看它就像外在的墳場一樣，不論是生前或死後。我們可以從每個角度來與外在作比較，於是，問題便會自然地逐漸從心中消失。(7)



◎我們要觀想自己的身體，看它就像外在的墳場一樣，不論是生前或死後。那麼，問題便會自然地逐漸從心中消失。（圖片提供：法耘出版社）



【註釋】

(1) 大多數村民會拒絕睡在抬屍體用的竹子上，他們相信如果這樣做，鬼會在半夜找上門來。然而事實上，他們用這些竹子編成僧侶睡的床之前並未請示僧侶，他們認為僧侶並不怕鬼，有時他們的確是對的。烏汶省素塔寺的住持阿姜平（Phin）便指出，把裝屍體的好棺木燒掉非常浪費，他常常在進行火葬前，把屍體從棺材中（尤其是柚木材質的）搬出來，之後用這些木頭做成桌椅。但他的弟子們與寺裡的男孩都很怕使用這些家具，說有時在半夜會聽到桌椅發出敲打聲，他們認為那是鬼想要討回他們的棺材。

(2) 所聽到的或許是大型野獸的聲音，或許也可能是來測驗頭陀僧勇氣的巫師所發出的聲音。

(3) 當恐懼消失時，站在傘帳下的人影，也隨之消失了。

(4) 自然森林寺（Wat Pa Thammachat）的住持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與作者會面。當他還是沙彌時，便隨著老師在伊桑區學習這些守則。他回憶有個沙彌離開傘帳，探查外面奇怪的聲響後，離奇死亡。

(5) 阿姜李就與阿姜草一樣，在遇見老虎時，都進入甚深禪定中，於是心便不為恐懼所動。

(6) 阿姜李若想在墳場度過雨安居，必須先經過同意，他得到尖竹汶省僧伽省長的允許，但僧伽省長拒絕了他的要求。阿姜李的同行者當中，有位是前省府官員，他則訴諸更高層人士——西南地區僧伽區長，即位在曼谷的鐵西林（Wat Thepsin）住持。這個官方僧團同意他的計劃，並以公文告知僧伽省長准許他的計劃。令人好奇的是，高階的法宗派僧侶並不反對阿姜李在墳場裡雨安居。高階的行政僧侶表示，法令規定僧侶在雨安居時應留在寺院，或許他們並不想違背地方居士的希望。（高階的法宗派僧侶最主要的支持者來自貴族，然而，在一九三二年集權專制解體後，已失去原有的勢力。）



(7)最後，這些雲遊僧在早年用以訓練心智的方法已不復存在，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事。僧侶們再也找不到靜謐的森林，有著老虎居住的洞穴或與世隔絕的山洞，以供長時期修行而不受打擾。這些仍被保留的野地已成為國家森林，然而，政府也公告在這些保護區內，森林僧並不受限制。

【譯注】

[1]「帕考瑪」布是一條多功能的長白布，泰國男子一般將它作為沐浴或擦汗之用。

【教訊採摭】

## 紫竹林精舍青少年弘化志工團至高雄市國小進行心智教學課程

【高雄訊】由於現今社會忙碌、資訊膨脹，為培養青少年判斷是非、管理情緒的能力，紫竹林精舍青少年弘化志工團自八十八學年度上學期起，至高雄市光武、愛群、民權三所國小，進行心智教學課程。

此課程每週一次，內容主要是將佛法中的戒、定、慧三學融入生活當中，藉由啟發性、活潑的教學，讓學生重新認識自己與他人，因此，課程單元都具實用性，有愛惜生命、靜坐數息、專注力的練習、認識與覺察情緒、惜福惜緣、慈悲心等單元，由法師帶領志工擔任。經過一學期的教學，學生反應熱烈，讓法師與志工老師深感欣慰。九十學年度下學期起，除了前述三所國小，紫竹林精舍青少年弘化志工團還將前往獅甲國小，進行心智教學課程，期盼能陪伴更多青少年成長，幫助其建立健全的人格。